

□金锡逊

人生三层塔

人生可以看作是一座塔。我望见人生宝塔巍巍然有三层。第一层居住着肉体生活,第二层居住着精神生活,第三层居住着灵魂生活。进入第一层肉体塔。肉体是宝贵的,我们来到这世上的人场券只有一张,而且机缘偶然。“我”在这世上也仅有“这一个”,无可复制,理当珍惜。他人也只有“一个”,自然更应予以尊重。故强调“以人为本”。“高等动物”毕竟还是动物,故人有求生本能,求衣食住行好一点,无可厚非。孔夫子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。陶靖节说:“人生归有道,衣食故其端。”而“路有冻死骨”则为诗圣所痛,“愿得广厦千万间”为诗圣所想。现今,生活比过去确在改善。我们吃好穿好,运动健身,“物即是动,动即是物”,运动以求强健、长寿。肉

□陈思炳

清史中有这样一则小故事,清代名相张廷玉在给他的弟子、状元庄之恭外放赴任时,赠言只有简单的两个字:戒得。得与失是一对反义词,“得”有“得到”之意。得到什么呢?得到的无非是金钱、财物、名誉、地位、权势等等,这似乎很好理解。而“戒”字,按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上的解释,主要有两层意思:一是防备、警惕,二是禁止、除去。张廷玉说的“戒得”,显然不能简单地作“禁止、除去”来理解。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,读书人所追求的不就是“十年寒窗无人问,一举成名天下知”

体生活已是今非昔比。再迈上第二层精神塔。光有肉体生活的人精神是单薄的,哪怕酒足饭饱,也不过只是酒囊饭袋。荷尔德林有诗说:“人充满劳绩,但还要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。”凡动物都有肉体生活,难道我们和动物无异?于是我们读书求知,我们有理性,追求真理;有好奇心,追求精神生活。书籍、网络、电影、电视、比赛、讲座、报刊、收藏和“送文化下乡”等,皆因此而兴。现今人口膨胀,然而气质高雅的人似乎并非特别多吧。电视剧多得让人眼花,却不敢说有很多杰作吧。读书不得法可能变成食书不化的“两脚书橱”。有人读书仅仅是为了炫耀,有人读书只是为了考试,有人只读“谋略”作品学点“搞关系”,有人干脆不读书。可见,迈上精神塔实属

不易。继续迈上第三层灵魂塔。灵魂生活是宝塔的顶,更是难能可贵。此层中之人不但有精神生活,而且对人生有更执着的追求。我们有人性、有信仰、有尊严、有诚信,并推己及人、关心同类。人类的文化史,即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说,比起地球的生命,或从猿到人的历史来说,实在是十分短暂,庄子称为“白驹过隙”,汉代人感叹“人生寄一世,奄忽若飘尘”,佛家称之为“刹那”。然而,人类这本已短暂的生命并不以长短论价值,而以灵魂高洁与否看质地。韩愈就品评过:“生而不淑,孰谓其寿?死而不朽,孰谓之夭?”布鲁诺维护哥白尼的“地球绕着太阳转”,宁可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;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,面对

戒得

即面对所得,需小心慎重,不该你得的要坚决拒之。仔细想来,一个人的成败得失、荣辱乐悲,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对“得”的戒与纵上。如清代的和坤、当代的一些腐败“老虎”,都曾显赫一时,不就是因为对“得”缺乏“戒”心,私欲膨胀,贪得无厌,终被枷锁扛吗?古人有羊续悬鱼、山涛悬丝、周新悬鹅、苏琼悬瓜以拒“得”,还有于成龙、包拯、于谦、林则徐等,这些清官廉吏面对金钱物欲的诱惑不忘戒律,清廉守身,名垂千古。当今那些时代楷模,如焦



花气袭人知骤暖

王成摄

□王太生

野地会友

野地会友,是朋友给我安排的一个项目。他请我到乡下吃酒,吃过酒在田埂背着手散步。一同散步的都是平素往来的布衣好友。有小呷柴扉久不开的意境。或遇一株别人家的桃花,在墙角处盛放。遇到的都是朴直简单的人,他们有本分的性格,穿朴素的衣裳,说着闲淡的话。最好在一个晴天,草木吐翠,庄禾青青,杨柳清风,远处有淡淡薄烟。在这样一个天青色里,有个朋友从田埂一路走来,越走越近,先看见轮廓,后看见他的眉毛、鼻子,眉眼生动,笑容可掬。老远地跟你打招呼:来啦,欢迎欢迎。也可以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。叩开一间古村旧院的木门,里面有一株老皂荚树,有个朋友住在皂荚老院里。那次,我和张老大几个人吃完饭在野地闲逛,看见几只大南瓜,张老大呵呵笑着,说是几个南瓜凳子,他让我坐在南瓜上歇息。喊上几个朋友,为什么要在野地相见?张老大说,你们城里人,到乡下看啥?乡下又有啥可看?就看看野地,看看庄稼,在野地里散散步。张老大每年这时候,都会邀城里的几个好友在油菜花地里拍金灿灿的菜花。朋友们从城市的不同方向来到郊外的一片水上油菜花地,他们划着船在花田间徜徉,拍着图片,欣赏着春天的美景。野地里看一轮又大又圆的白月亮,别有一番韵味。有天晚上,我和张老大在野地里走着,从张庄走到李庄,从小桥

走到那棵大杨树下,张老大问我,你有多久没见到这么又大又圆的大月亮了?可看豌豆花似飞不飞,麦子欲满未满,还可以找一块西瓜地,与憨厚的看瓜人聊天。看一会儿瓜,再望一会儿天。半日乡村寻访,半日闲,很快便过。野地是一块精神空地,让人找到自在悠闲,使心灵得以舒展。在野地喝酒,天当屋,地当桌。我到乡下去找画家赵二,他卖掉城里的房子,在古村买了老院,搬到乡下去住了,我被开赵二小院的木门时,他不还在,到地里帮人家干活去了,于是便按照别人的指点去寻,果然见到赵二头戴凉帽在哪里锄草。我找到赵二时,他说,今天哪儿也不去了,就在田里喝酒,出门时带了菜,门口田里种的,还有酒。咱们在田地里喝两杯,让你体验一把野地里的饮酒真趣。其实在这之前,我和赵二曾在荷塘边喝酒,把猪肉和花生米摊在荷叶上,一边喝酒一边看荷花。两人在野地相约,在野地相惜。说起一个朋友爷爷的故事,他爷爷和邻庄的马大爷是一对老友,每年开春之后,马大爷总要带着鱼、肉、酒、大锹、锄头,到他爷爷这儿来一趟,有时还要到地里帮忙。爷爷在村口等他,两人一见面后,不是坐到家吃果子、喝茶,而是直奔地里,看庄稼的表情和长势,深一脚浅一脚,在地里聊天溜达。野地会友,古已有之。欧阳修在滁州的山间林地,与一帮朋友会饮;竹林七贤中的文人,他们在竹林里沉醉……林地、竹园,这些都属于野地。文人野地相会,彼此惺惺相惜。南

军阀的绞刑架神色坦然。他们灵魂不朽。这都是超越了常人的精神追求,故能将肉体看轻,做到视死如归。这种超越性无疑具有一种宗教精神,是对灵魂的较真,对真理的渴望。我们称之为有信仰。小乘佛教仅仅追求个人的精神解脱,以证得阿罗汉果为最高目标,只修自己的“来生”,终于消衰;大乘佛教则宣布以“普渡众生”为宗旨,终于东传。可见,大乘教的“普渡众生”非为一己,是为同类而修行,它超越了个体。其实,追求“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”的共产主义战士,何尝不是在“普渡众生”,将天下苍生渡至“天下大同”之彼岸?而且先就抱定牺牲之决心,并无“成佛”之奢望,显然应居于灵魂塔之最高层。能迈上灵魂塔的志士仁人不知能有几何?

裕禄身为县委书记,不让子女白收一张戏票;谷文昌位居林业厅副厅长,不占用一木为女作嫁;汪洋湖身为水利厅厅长,不受一鱼慎开口戒。这些优秀人民公仆,面对手中的权力不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不自我放纵。戒得,使他们在拥有权力的时候,不忘肩上的责任;运用权力的时候,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;感受到权力能带来某些便利的时候,不忘党和人民的利益与监督,以实际行动铸就了他们人生的辉煌。

让“戒得”成为我们人生的修身之道,引以为鉴,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,不断检点自己的言行,不妄所得,不纵所得,慎对所得,严于律己,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。

□葛鑫

夏日里的乡间小唱

“荷把锄头在肩上,牧童的歌声在荡漾,喔呜喔呜他们唱,还有一支短笛随约在吹响。笑意写在脸上,哼一曲乡间小唱,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……”夏天是一个灵动的季节。夏日里的乡间,到处充满了天籁之声:蛙叫、蝉鸣、鸟啼、虫啾、雨歇……要么浅吟低唱,要么引吭高歌,它们抑扬顿挫,此起彼伏,你唱我和,演绎着一曲曲荡气回肠的乡间小唱。蛙叫,是二重唱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一场雨后,满耳蛙鸣芦荻中。田野里,池塘旁、豆架下、草丛中,你“呱呱”一声,我“呱呱”一嗓,遍野喧起的蛙叫,让整个乡村更显宁静,农人也在此刻酣然睡去,整个世界都浸润在蛙的曲调里。随着麦收的来临,蛙声更显嘹亮,那一片片的金黄,沉甸甸的,融入蛙的序曲,整曲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,一片片蛙的歌声中,挟着故乡的色彩和味道,久久挥散不去。蝉鸣,是男高音独唱。“莫侵残日噪,正在异乡听。”作为乡村的男高音,蝉或站在枝头,或伏于叶后,一声声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传遍乡村的每一个角落。夏日的乡间,它们实属明星歌手,

□王玉初

欧阳修晚年辞官居颍州,闲来无事,写了一本《归田录》,记录了他的一些经历与见闻,生动有趣。现在中学课本中的《卖油翁》正是出于此书。书中还记录了一件事——“丁晋公之南迁也,行过潭州,自作《斋僧录》云:‘补仲山之衰,虽曲尽于巧心;和传说之羹,实难调于众口。’”于是乎,世间便有了“众口难调”一说。众口难调,不难理解。其实,两个人的口味也是很难调的。妻子是四川人,我是江西人。两地都吃辣,但我吃辣的能力明显不如妻子。她做的川菜,味道很是劲爆,吃上几口,大呼过瘾。可再吃,已被辣得满头大汗,满脸通红。妻子见状,笑而不语。我心想,生活上做个“鲋耳朵”那是出于爱,但在吃辣的能力上,我岂能输给她。于是,开启了我的“调味之路”。有时,我明明辣得受不了,还硬撑着。真别说,坚持着、坚持着,我吃辣的能力一度超越了妻子。下班回家的路上,我时常独自到路边的油炸摊去解一解辣味的馋,很是得意。不承想,这种吃辣的光景没过两年,我的胃便拉响了警报——稍微吃一点辣,胃就不舒服。而妻子,一如既往地吃着她的川菜。再后来,妻子为了我

谁愿花钱买批评

□汪金友

辛弃疾的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,大家都读过吧,写得那叫真好:“何处望神州?满眼风光北固楼。千古兴亡多少事?悠悠。不尽长江滚滚流。年少万兜鍪,坐断东南战未休。天下英雄谁敌手?曹刘。生子当如孙仲谋。”写这首词的时候,辛弃疾已经64岁了。他以复国为志,功业自许,但却命运多舛,壮志难酬。直到晋见宋宁宗之后,才得以重用,获赐金带,并出任镇江知府。1204年3月,辛弃疾兴致勃勃来到镇江,在登临京口北固亭时,触景生情,写下了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一词。几天后,辛弃疾在请人吃饭时,让歌女演唱了自己创作的这首新词。在座者无不拍手称赞,说这首词完美无缺、至善至美。辛弃疾一听,前有李白、杜甫,近有苏东坡、欧阳修,后边还会有很多新秀,怎么能说完美无缺、至善至美呢?客之美我者,有求于我;下之美我者,有畏于我。我可不能被他们“捧杀”。于是,辛弃疾站起来说:“人无完人,文无完文。只要是作品,就会有缺陷。我衷心希望大家能给我找出这首词的不足。谁要能够指出其中的毛病,我不仅要亲自敬酒三杯,而且还要赠其100两纹银。”“真的吗?给100两银子?”“君子一言,驷马难追。我说话绝对算数!”这时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。众人一看,不是别人,是岳飞的孙子岳珂。岳珂也是一位文人,当时任镇江府户部大军屯的承务郎,只是个九品官。岳珂说:“我不是为了银子,但辛弃疾大人非让大家挑毛病,我就说一

点这首词的美中不足,那就是词中用的典故太多。知道的人还好,而读书少的人,理解起来会非常吃力。”辛弃疾一听,脸立刻就有那么点红,心里一想,对呀,“不尽长江滚滚流”,借用的是杜甫《登高》中的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;“天下英雄谁敌手?”借用的是《三国志》中的“今天下英雄,唯使君与操耳”;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,借用的也是《三国志》中曹操的慨叹。辛弃疾当即表示,岳珂指出的毛病确实存在,从此以后,自己写诗作词,一定要少用典故,尽量做到通俗易懂。说着,他让下人拿出纹银100两,执意送给岳珂。在场众人则拍手叫好,一为岳珂的敢于批评,二为辛弃疾的勇于接受批评。后来,岳珂将这段故事记在了自己所撰的《程史》中。由此想起一件事情,前不久,某公邀请了40多人,召开自己的“作品研讨会”。到那一看,共有60多篇文章,绝大多数都未曾发表。作者找了一个境外书号,辑印成册。其作品质量,堪称五流或者六流。但几十个与会者,不但没有一句批评,反而极尽溢美之词,什么“高屋建瓴”“妙笔生花”“振聋发聩”“力透纸背”等,让作者忘乎所以,感觉自己真的是“一流作家”。为什么呢?吃人家嘴短,拿人家手软,人家花钱请你好吃好喝好住好玩,不就是为了听几句好话吗?因为没人愿意听批评,所以批评越来越少;因为大家都爱听赞颂,所以赞颂越来越多。好的说好,不好的也说好,致使很多读者分不清什么样的作品好、什么样的作品不好;也致使很多写得不好作者,混到了“名家”和“大师”的行列中,以其昏昏,使人昭昭,把文学创作的路都带偏了。

叫。夜已深,人们都已入眠,乡间小道上已没了行人的踪迹,广袤的田野里只有低低的虫鸣和伫立的诗人。“雨中松果落,灯下草虫鸣。”若隐若现的虫鸣,让人朦胧之中生出满心惬意,也让人不由地感叹世间尚有许多精灵,夏天也是它们的,它们的智慧和喜怒哀乐我们可能永远都不懂。雨声,是大合唱。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。”哗啦啦的雨声是夏日乡间最惬意的大合唱,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。大合唱里自然也有领唱,下雨的时候,如果你恰遇荷塘,或坐或站,闭眼聆听,雨打荷叶,风吹莲蓬,那“嗒嗒滴,滴滴滴”的声音当算是领唱了。细语欢唱间就将世俗的纷扰挡在了门外,你只需静驻,就会听见时间的心跳,闻见岁月的馨香。哪怕是在夜间被暴雨的狂欢惊醒,你也会在雨的大合唱中陶醉,遇见收获的美景。夏日里的乡间,满是天籁之音。你只需放下世俗的纷扰,便能听到花草树木的蓬勃向上,那些百听不厌的声响,也会在夏日里酝酿、生长、释放,你也总会在不经意间被其中一种声音打动。

调味

的身体,家里的川菜便不再辣了。我的“调味之路”,算是彻底失败了。“调味”的事,不只我家有,世间还有很多。家中高考生,往往也会遇到“调味”难题——如何让孩子填报志愿?家长看过世事的艰难与沉浮,常有求稳的心态,只要他们一辈子过得平安幸福就好,甚至不希望子女有多大的成就。而“奋斗”二字,往往只想着由自己来扛。殊不知,孩子也有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追求。家长理解的体制内的稳定是幸福,但在孩子们眼中,那是一眼望到头的单调与乏味;家长眼中不赚钱、难就业的大学专业,有时恰是孩子愿意为之探求一生的领域;有些家长想让孩子轻松一些,孩子却想在自己的青春岁月里挥洒汗水,像前辈一样奋斗,甚至愿意付出比前辈更多的努力去成就自己精彩的人生。当然,孩子需要听听家长的建议,能少走人生弯路、少碰壁;但家长也要尊重孩子的意愿,让孩子保持独立与个性,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给孩子作答。在择偶上,有人选择性情相近,有人则选择个性互补。两人的性情相近,或许会错过一些新奇的世界;不同性格的男女结合,则需要给彼此留出独立的空间。无论是婚姻里的夫妻,还是日常

相处的朋友,别总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对方,改造对方。保持各自的个性,求大同,存小异,才是和谐的相处之道。有位朋友最近常失眠。究其原因?她说自己的一个侄子不上进,她很担心。我问:“你侄子不认真上班吗?”她说:“上班挺认真的,只是喜欢喝酒。且因他喝酒没少与妻子吵架。”朋友多次出言相劝,侄子嘴上满口答应,说要戒酒,但没过两天又照旧了。最令朋友感到意外的是,侄子的妻子时不时也喝上一杯。朋友说自己实在是想不明白:侄子为什么不把酒戒了,省点钱,好早些买个房子?为什么侄媳妇明明反对老公喝酒,自己却与老公喝上了?当我问朋友:“你知道你侄子女妻现在幸福吗?”朋友哑然一笑。原来,她是庸人自扰之。她不想看到的生活,却是人家现在最称心人的生活。家长别总想着把孩子的口味调成自己的喜好;夫妻之间、朋友之间,也别老想着开启什么“调味之路”。大自然,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,丰富而多彩;人世間,各有千秋,保持一份善良,本真与相处,将更容易释放创造力。人与人的相处,只管付出你的爱,切莫犯了“调味”之谬;尊重不同的人生选择,你也会变得更可爱。